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二 十)

哈 杜 著
代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二十)

哈 社
代 衡
著 譯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五景

同上 蘭斯泰特門附近的一條街道

高高的舊式的屋子組成了這街道，沿着街，有一條水流似的車輛，礮車，馬車，馬兵，步兵，隨軍者和傷兵的行列，混亂的從城市的東面流過來，匆忙的向西面出城去，走上了到林德腦，呂真和萊茵河去的大路。

在一家叫做『普魯士手臂』的小旅店前面，有幾個拿破侖的侍從備着馬匹等着。

第一軍官

他剛跟國王和王后珍重的道了別，不久

就要回來了……他們以前分享着他的光榮，難道現在要來分擔他的不幸嗎？那國王請他顧自己走，不用來關心他們的命運，叫他快逃避了沒有必要的被擒的恥辱。（他焦急的對那門口望着。）我希望他快一點！現在是不能再耽擱了。

第二軍官

國王將來一定會跟那聯軍方面講和的。他們決不會傷害他。他雖然損失了一切，可是情形究竟跟咱們不同。

在走近來的敵人的吶喊聲是更響了。拿破侖從「普魯士手臂」裏走了出來，衣衫襤褸而又不整齊。他正要騎上馬去；但是他看到街上那種擁擠的情形，便又遲疑起來。

拿破侖

天哪，人真多！

我還是走了去，倒可以更快的到城門邊。
我彷彿還記得什麼地方有一條小路的？

一公民從那客棧裏走出來。

公民

陛下，走這條路，就可以很快的到城門邊；
我能替您指點路徑，真是非常光榮的事。

拿破侖

朋友，多謝你。（向侍從們）把馬匹全部帶到那邊去吧；

如果我先到，我是會在那邊等着你們的。

那公民替拿破侖指點着那小路的路徑。

公民

陛下，在這條路的盡頭處有着一座花園，您就穿過這花園去。在那一邊有一扇門。過了門就可以直達愛爾斯特的河岸了。

拿破侖走上那小路，不見了。他的侍從們帶着馬匹混在一大堆車輛裏，步行着走下街去。另一公民從旅店的門裏走出來，向第一公民招呼着。

第一公民

他走了！

第二公民

我看看他可能走得過。

他從新走到旅店裏去，不久就在一座較高的窗口顯露出來。

第一公民（在下面）

看見沒有？

第二公民（望着）

他已經走到了那一座花園的盡頭處了；現在，他離開了花園，在走到那河邊上去，

正在沿着那條河流走向蘭斯泰特門去……
並沒有馬匹在等他……那許多混雜的人羣
把他胡亂的推着，撞着，誰也沒有認得他。
啊——現在那些馬匹來到了。他騎上馬去了，
他在匆忙的出門去。……現在我又看到他了——
現在，他是走上了通到濕地去的大路了：
現在，他是騎着馬，在走過林德腦的橋去……
現在，他是混在擠滿了道路的軍隊裏了，
我已經一點也看不見了。

第三公民從拿破侖去走的那方面上場來。

第三公民（喘不過氣來似的）

我看見他走的！

在他出城去的時候，我正站在那人堆裏，近得差不多可以碰着他了！這一位皇帝混身弄得腌臢不堪，幾乎誰也不認識他！——
這個什麼都斷送了的人物樣子很懶散，他站在那裏不動，祇在嘴裏輕輕的哼着：
「馬爾勃羅出去打仗了！」一邊在等着他的
隨從把馬匹牽過來。

第二公民（還是在向遠方望着）

坡尼亞託夫斯基的

波蘭兵現在是散漫的走上了那條大路；

同時，馬克多納爾德和雷尼野也都退卻。那條新造的，不牢壯的橋是已經斷下了：他們祇有一條舊橋好走。

第一公民

真是眼光太近！

他們本來有一打橋可以走。

第二公民

所有的軍隊——

馬克多納爾德，坡尼亞託夫斯基，雷尼野——

他們都亂糟糟的一齊擠在那一座橋邊。

同時，勃呂歇爾的軍隊卻正在穿過城來，

正要從蘭斯泰特門邊向法蘭西的後方

出人不意的襲擊。

一聲霹靂似的響聲把他的話打斷了，這是從他所遙望着的那方面傳過來的，穿過城市，把所有的門窗都震動着。不久之後，又聽到一陣粗糙的吶喊聲。

第一，第三等公民

啊，天哪！——這是什麼道理：

第二公民

那一座林德腦的大橋是已經被炸斷了！

憐憫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人體和石子全都飛上天空，

像在那裏撒着漫天的雲霧；

又彷彿有無數反叛的屍骸，

從地下衝破了他們的墳墓。

半合唱隊二

林德腦的大橋飛到了空中，

兵士們像水波般到處飛濺；

橋上的一大堆無辜的人們，

已經把愛爾斯特河流填滿。

半合唱隊一

林德腦是像個龐大的海灣，

海灣裏堆滿了整百的屍體；

河牀裏泛濫着鮮紅的水流，

將軍和士兵們都混在一起。

半合唱隊二

馬克多納爾德在水裏游泳，

他是勉強游到了對面岸上；

坡尼亞託夫斯基掉在水中，

他就此永遠的在波心埋葬！

第一公民

上帝保佑，法蘭西兵已經過去了沒有？

第二公民（還在上面望着）

雷尼野的軍隊，馬克多納爾德的軍隊，

羅里斯東的軍隊，還有波蘭兵，他們全

沒有過去。……勃呂歇爾的軍隊在開過來，

在這一邊的法蘭西兵全要做了俘虜。

弄到普魯士兵手裏，王上可真倒霉了！

另一些公民們也在他身邊從窗口露出臉來，在上面繼續的談着話。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這列國間的戰事是已經告了結束，

一個人遭到失敗，許多人得到成功；

這新的皇朝是已經在半路上傾覆，

許多舊的卻又將恢復往日的繁榮。

將來，所有的國家都監視着法蘭西，

使它再不能發生什麼侵略的野心；

但究竟還是舊制度更值得寶貴呢，

還是這一大隊喘息的戰馬的暴行？

十月的夜漸漸的深了，把全場遮蓋着。

第六景

比里尼山鄉
尼委爾河附近

薄暮。惠靈登的司令部裏的餐室。桌上已經擺好了餐具。尼委爾之役就是在這一天的白天發生的。

惠靈登，希爾，貝雷斯福德，斯丟瓦特，霍普，克林登，科爾邦，科爾，堪布特（受傷處包紮着），和他的軍官們上場。

惠靈登

這真是奇怪的，他們今天倒會並不固執的堅守着他們的陣地。天曉得，我真不知道咱們怎麼

會把他們打敗的！

科爾邦

我的印象是這樣，他們一定在不久以前聽了什麼消息，所以沒有心思應戰了。無論如何，我在對那將軍招降之後拿來關在警號臺邊的那些人，他們一定是接到了什麼奇怪的消息了。

惠靈登

啊，什麼消息呢？

科爾邦

大人，我也不知道。我祇知道他們在被俘之前，有幾個手裏拿着一份最近的皇家公報。他們在看着那內容，隨後就顯着非常頹喪的神色。

惠靈登

這很有趣。我真猜不到他們得到的是什麼消息。

希爾